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乡情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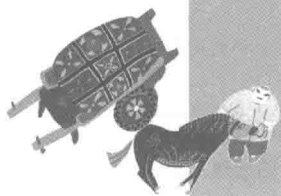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乡情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情 / 王彦艳, 连俊超主编.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6. 7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ISBN 978-7-5347-8570-2

I. ①乡… II. ①王… ②连…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2355 号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乡情

Xiangqing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孟建华 马国兴

责任编辑 王艳芳

责任校对 马 宁

美术编辑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新乡市龙泉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5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5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新乡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中段

邮政编码 453731

电话 0373-5590988

目 录

九岁的父亲	罗伟章	1
老人与猪	孙春平	4
流浪的弦音	安 庆	8
深秋	安 庆	11
硬卧车厢的吃客	安石榴	15
金莲花	陈 毓	18
花儿与少年	陈 毓	21
望水	蔡 楠	24
马涛鱼馆	蔡 楠	27
鸡啼声声里	王 往	30
羊倌儿的爱情	宗利华	33
1978 年的饺子	刘建超	36
蝓蝓儿张	范子平	39
家乡的风景	李世民	42
归家仓	刘正权	45
二丫的心事	刘黎莹	49
房客	刘黎莹	52

母亲的一年	周海亮	55
一瓶 1978 年的茅台酒	高海涛	58
刨树	赵文辉	61
滑县乞客	赵文辉	64
民工的丧事	曾 颖	67
亲吻爹娘	江 岸	70
摔老盆	江 岸	73
大客气	相裕亭	76
石竹花	高 军	79
你不是乡长	高 军	82
叛徒	胡 炎	85
废墟上的蝴蝶	刘靖安	89
报答	刘立勤	92
回乡	刘立勤	95
消逝的事物	马国兴	98
村界	秋 风	101
大哥的麦地	秋子红	104
卖口儿	宋子平	107
心事	王琼华	110
自流井	王 艳	113
荒村姑婆	吴克敬	116
井	吴万夫	119
九尾狐	吴卫华	122
三三	吴卫华	125
梅镇的夏天	伍中正	128
椅子	伍中正	131
麦客	张格娟	134

父母在	崔 立	137
菊香	朱士元	140
羊事	李伶俐	143
羽绒服	王奎山	146
橘子熟了	徐建英	149
杀过年猪	仲维柯	152

九岁的父亲

罗伟章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这个朋友,现在已经是国内优秀的诗人,但故事发生在他九岁那年,那时候谁也看不出他会混出个人样,甚至谁也把握不准他是否能够长大成人。他是三岁时被父母抛弃的。他体弱多病,在闷热的夏天里,连眶进颅骨的眼睛被黑压压的蚊虫遮住了,他也不知道挥一下手臂。父母认为他活不成,把他丢弃在长江边上,就背转身,渐行渐远。他瘦弱的双腿追不上父母,只能伏在江边荒草里,老鼠似的吱吱哭叫。正是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年龄,正是往母亲怀里扑的年龄,可他永远失去了这一切,扔给他的,是陌生而冰凉的世界。

一个好心的老爷爷收留了他。老爷爷七十多岁,孤身一人。他把他放在挖野菜的背篋里背回去,捉掉他身

上的虱子,给他喂野菜汤。蚊虫叮咬他时,老爷爷拿着蒲扇,啪啪啪地赶走那些吸血鬼。他常常在半夜三更大喊大叫,这时候,老爷爷就坐起来,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拍。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且健康地生长着。他最缺少的不是粮食和医药,而是爱。

他七岁那年,老爷爷死了。他再一次成为孤儿。

但老爷爷有间茅舍可供他栖身,老爷爷去世之前已教会了他做很多事情。

当时,村里有公猪圈,里面养着十多头猪,村里人见他可怜,就派他打猪草,借此也可以分给他点儿粮食。每天,他背着一个比他大几倍的竹篮,早出晚归地去江边劳动。饿了吃猪草,渴了喝江水,累了就坐在岩石上看大江白云。水天一色,烟波浩渺,那些黑身白腹的水鸟,在烟波里自由自在地穿行。他想,如果我是一只鸟就好了,我是一只鸟,就能飞上天空,看看我的爸爸妈妈住在哪里,说不定还能看到上了天的老爷爷。然而他不是一只鸟,于是他哭了。

两年过去,他九岁了……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江水蓝得能容下世间万物,江边的芳草接天而去。这天早上,他又出门打猪草去了。在路过的一片岩石旁,他看到了一个鲜红的包裹。周围没一个人,这会是什么呢?出于好奇,他走过去瞅。

是一个孩子!那孩子只把脸露了出来,看样子最多两个月大,双眼紧闭着,额头上停泊着几颗亮晶晶的露珠。他用手一摸,孩子脸冰凉,但还活着!显然,这又是一个被扔掉的孩子。

他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这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对命运的疼痛。

他把孩子抱起来,飞跑回村。他的怀抱温暖了孩子,快进村时,孩子竟然睁开了眼睛,不哭,不闹,只是望着他。那带着婴儿蓝的目光,在他心里开花结果。孩子的小嘴微微动着,他想她一定是饿了,就直奔村长家。那时候,村长的女人正在奶孩子。

村长的女人嘻嘻哈哈地接过孩子,说,你娃娃能干吗?接着麻利地将孩子身上单薄的披风一撩,说,是个赔钱货,难怪爹妈不要她。他求村长的女人给她喂奶,村长的女人说,我自己的娃儿还养不活呢!其实并非如此,村长女人的两只奶胀鼓鼓的,前襟上经常都是湿漉漉的,村长的女人有时把洁白的奶水往地上挤,边

挤边骂,说这讨厌的奶水把她胀痛了。可她就是不愿意给这个被抛弃的女孩喂奶。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村长的女人没想到他会这样,疑惑地望着他,随后想起了他的身世,母亲的柔情便在她的眼里漾开了,她说,行,我喂她。

他又打猪草去了。这一天的白云和飞鸟,都来跟他说话。它们好像在说,你有个女儿了,你有个女儿了……是的,我有个女儿了,他想,就像老爷爷当初把我捡回家一样,我又把她捡回家,我不愁喂不活她,村里生孩子的女人一个接一个,这个的奶水干了,那个的奶水又活泛了,等她长到一岁,就能喝汤了,吃饭了,她也很快就会叫我爸爸了。

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父亲,这一天过得多么幸福。

黄昏时分,他回了村。他把猪草送到公猪圈,就朝村长家飞跑。他要抱回他的女儿,让女儿睡在他的身边,给她唱小鸟们唱的歌。

女儿没有了。那里是一个小小的码头,时常有外地人上岸买些干粮,村长的女人说,她把孩子送给一个外地人了。她说你都是个孩子,怎么能养孩子呢?

事实上,孩子不是送了,而是被卖给了一个外地人。卖了五块钱。

.....

我的这个朋友,现在已满四十岁,可他一直没结婚。他说他已经有一个女儿了,他的女儿流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他一生一世都要寻找她。

老人与猪

孙春平

初春的一天午后,两个负罪的逃犯窜进大山,并顺手将村街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挟在腋下,直向村后一座突兀的山峰攀逃。追捕的武警战士迅即将山峰铁桶般地围住。逃犯在峰顶喊下话来,说你们要是不放一条生路,我们先把这孩子撕了!这是两个穷凶极恶的亡命徒,孩子在他们手里,是垂死挣扎的最后一根稻草。

武警战士曾想迂回出击,但头盔刚露头,峰顶枪响,钢盔当地一震,惊得战士们急伏下身去。刑警们也曾放出警犬,但警犬刚奔上陡坡,枪又响了,警犬便山石般滚了下来。临阵指挥的公安局长说,这两人以前接受过射击训练,且子弹充足,我们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武警连长骂,要不是因为孩子,我就用迫击炮轰死他们!有人出主意说,那就先围着,饿不死,也渴死他们,山顶

没水。武警连长说,眼看天就黑了。山那边几十米就是林子,真要让他们钻进去,这张网就算被挣破了,再想围住谈何容易。公安局长说,把村里有经验有见识的人请来几个吧,看有什么招儿没有。

请来的乡亲们坐在那里,老旱烟抽了一袋又一袋,可拧在一起的眉疙瘩就是展不开。

突然,有位老者说,狗不中用,把猪带上去咋样?

有人怪怪地笑了,说,不妨试试?

武警连长有点儿不耐烦,说,研究正事要紧,别开玩笑。

老者说,我可不是开玩笑。我们屯里有头猪,这头猪可跟别的猪不一样,它也好吃懒做爱哼哼,可它更像一条狗,会看家护院。只是要想把这头猪带上山,必须请动袁老太。袁老太要是胆小怕事不敢去,那这事就算我没说,拉倒!

公安局长来了兴致,说,详细说。

原来这袁老太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中年丧夫,两个女儿也先后嫁出了大山。女儿曾几次来接她,可她就是不肯离开这个家,再劝得紧,老太太便说,让不让我把老八带去?不让带,就都闭嘴!老八就是那头猪,如此命名,含了猪八戒的“八”字意。这头猪最大的怪异就是不合群,不与同类亲近,也不许别人家的鸡狗驴羊靠近袁家的院门一步,凶猛得不亚于一头尽职尽责的看家狗。

七八年前,邻家的母猪下了一窝小猪,小猪们生下来便与众不同,毛稀,嘴巴长,好动,钻出圈门乱跑乱钻。村里人说,不会是杂种吧?这句话提醒了主人,心想,莫不是山上的公野猪夜里窜进了猪圈?这样的事山里人家常有,但这种杂交猪不能留养,生长缓慢不说,而且长半大后不好看管。主人狠了狠心,操起镐把,满院追打。就在最后的一只小猪即将丧命的时候,袁老太来了,说我正想买只猪羔养呢,可一时手头紧,买不起,就将就要了它吧。主人说,它还吃奶,你养得活?袁老太说,养活了算它命大,我试试吧。

那时袁老太家里还养着一条狗,正巧也刚下完崽。袁老太将老八身上抹了狗奶,往母狗跟前送。初时,老八不肯屈就,母狗也不肯礼待,可袁老太不急,猪羔饿了总要吃,母狗奶胀得难受,也顾不得谁在吮吸。果然,母狗很快变得安静而惬意,老八也吃得香甜起来。老八一天天长大,和母狗竟有了母子般的依恋。狗急

了跳墙,它也一次次笨拙地蹿跳,摔得浑身青紫也不肯服输;那狗夜间卧在屋檐下,它也不肯进圈睡觉;见来了生人,狗冲着柴门汪汪叫,它也叫,只是那叫声尖厉,像猪挨宰,反给村民们平添了一些取笑的资本。

野猪的种,家猪的胎,吃狗奶长大的老八集中了野猪、家猪和狗的所有特性和品格,它有野猪的敏捷与凶猛,有狗的忠诚与驯服,当只和袁老太在一起的时候,又像家猪一样温顺。

公安局长听了介绍,心里已有了计策,便和武警连长一起登门求访。那个时候,春日西斜,袁老太坐在院心,远望着屯后的峰峦,脸上满是忧戚的神色。老八正卧在袁老太身旁,听到脚步声,翻身欲起,袁老太轻喝了一声“趴下”,它便又老老实实趴下了,眼睛里却闪射着戒备的光。

公安局长说明了来意和擒魔的打算,一言不发的袁老太起身进了屋子,再赶回来时,手里便多了两块玉米饼子,掰着往老八嘴里送。

公安局长说,大娘,我们知道这事很危险,在您带猪上山前,我们会向山上喊话,绝对保证您老人家的生命安全。

袁老太叹息一声,总算说出一句话,唉,就是我的老八悬啦!

候在院门外的孩子父母闻言,立刻齐齐跪倒,大哭求告,袁奶奶呀,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您的亲儿子,我们给您养老送终啊!

袁老太抹搭着眼皮,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说那没滋没味的话啥用?她把手里最后一块饼子送进猪的嘴巴,轻声说,老八,走吧。

山野间安静下来,电喇叭向山上喊:山上请注意,我们派孩子的奶奶上山,跟你们具体协商有关事宜。老人家已年过七旬,手无寸铁,随她上山的还有一头猪,猪身上带着饮料和食品……

陡峭的山坡上,只有袁老太瘦小佝偻的身影,还有那只已近暮年的猪。老人蹒跚而上,显得平静沉着。老八则紧贴在老人身边,步态笨拙而迟缓。山上的恶魔麻痹了,他们正饥正渴,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头笨猪会是他们的克星。

老人喘着粗气攀上了山顶,径直扑到哭叫着的孩子身边。孩子被捆绑在一块石头上,惊吓得浑身乱抖。老八的身子也在抖,那是累的,嘴角吐着白沫,稀疏的

鬃毛间流淌着如泉的汗水。

孩子在老人的安抚下,安静了许多,经过短暂的休息,老八也不再抖了。此时老八显得很温顺,但仍一直眼盯着两个恶魔,就像一只忠诚的狗。

两个恶魔怕武警偷袭上山,仍死盯着山下,恶狠狠地对身后说,老东西,下山对他们说,不想让我们活,我们先一枪崩了这小崽子!

袁老太重重拍了一下老八的脊背,骤然厉声喝道,咬!给我咬死他们!

温顺的猪立刻变成了凶猛的猎犬,直向近在咫尺的一个恶魔扑去。恶魔大惊,手中的枪张皇落地,另一恶魔随即向老八开枪。红了眼睛的老八壮烈地嘶吼了一声,又向开枪者扑去。那恶魔跃起欲躲,但只那一跃,脑袋已暴露在武警的神枪之下,砰的一声,恶魔便跌倒在乱石间了。

惊乱一瞬间,武警已箭一般冲上山顶。两恶魔一死一被擒,袁老太和孩子均无恙。让人们深深叹息的是老八,它中了两枪,有一枪在头部。

袁老太对老八的死表现得很平静。她谢绝了一切酬谢,只是让孩子的父亲帮她在后院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把老八埋了进去。傍晚时分,老人常坐在那丘土堆旁,昏花的老眼遥望西天,不知在想些什么……

流浪的弦音

安 庆

捏掉头顶的一片树叶，秋天了。

瞎子那年说：“我想认个干娘。”瞎子每走一个村都这样说着他的愿望。

瞎子唱的是地方戏，小段子、整轴子的戏都唱。唱得累了，停下二弦嘘口气，瞎子说：“俺想认个干娘。俺娘死得早，俺……”瞎子很伤心。

瞎子再接着唱。瞎子连个干娘也认不下啊。

瞎子不服气，不服气的瞎子那年终于认下了一个干娘。

那是在瓦塘村，瞎子听见树叶落进水塘的声音，瞎子拉完了最后一个音，似一种断帛之声，瞎子擒住了一片树叶，几滴泪落在那片叶子上。

瞎子的两手还执着那把二弦。瞎子知道面前还蹲

着一个人。别人都走远了，蹲在跟前的人说：“孩子，我是个寡妇，你愿认吗？”瞎子的手颤了一下。“你愿认吗？”瞎子这次听准了。“娘。”瞎子“扑通”一声跪下，二弦响了一声，像从他心里跑出的一个音符。

干娘去扶他。干娘说：“给娘拉一曲吧，算认娘曲。”

瞎子说：“娘，阿炳也是瞎子，我就给娘拉阿炳的《二泉映月》。”

场地静着，稍息之后，弦声骤起，尔后弦声悠悠扬扬起来，一泓泉水在瞎子的弦声中流淌着，一弯月儿映照进池塘。瞎子看不见，但瞎子知道干娘的身边又站满了人。

曲终。干娘起身说：“孩子，娘给你做饭去，今后再来瓦塘，你不用吃百家饭了。”

“娘！”瞎子的泪哗地流出来。

那年瞎子二十一岁。

瞎子依然到处去拉他的曲子，唱他的坠子。瞎子习惯了游走，瞎子脚下的路就是手里的那根棍子。瞎子和干娘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双月的十九回一次瓦塘村。瞎子说：“娘，我不能天天待在瓦塘，我还要出去唱坠子呢。”

干娘说：“记住，娘等你。”

每一次走时，干娘都把他送到村外的十字路口，问干儿往哪个方向去，然后孤独地瞅着瞎子远去的身影，看天上的几只鸟儿叫唤着伴着干儿往前走。那是她家房檐下的鸽子。

有一次，是夏季，十八的中午雨就下来了，十九还未停。干娘打着伞在村外的十字路口等瞎子。不见瞎子的身影，干娘心里急得慌。干娘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再回来；又沿着另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还不见瞎子，再回来……

从另一条路回来时，干娘看见路口站着一个人。干儿说：“娘，我踩着脚下的路知道泥路上走过一个人，娘，我连累你挨淋了。”干娘攥着儿子的手往家走。回了家，干娘为他换衣裳，又赶紧为他做姜汤。

每次回来，干娘都给他烙那种很香很香的饼，把他身上的衣裳换了洗了。干娘好啊，干娘让他的心里有了娘，干娘使一个瞎子在漂泊的路上有了一个温暖的驿站。

瞎子的心就动了。

那天瞎子说：“娘，你想听一个孩子的故事吗？”瞎子说：“十三岁那年我接连失去了爹和娘。在一个雨天干爹把我拉回了他家，干爹说要从此养我做儿子。那个女人就是因为干爹收留我而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干爹的，从此干爹就一直养着我，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干娘紧紧攥着他的手。

干娘说：“儿的命苦。”

瞎子说：“爹知道我认了个好干娘，一直想当面来谢谢干娘。”

干娘握着瞎子的手点着头。

瞎子的干爹和瞎子一起来瓦塘是一个秋日。瞎子和干爹走进院子时，一群鸽子往高处飞，又在院子里旋着不远离。瞎子听干爹干娘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脸上就有笑漾起来。后来瞎子对于干爹干娘说：“爹，娘，你们都是苦命人，你们握握手吧。”瞎子说着把两双手往一起拉。

两双手就紧紧地握住了。

瞎子把手也握上去。

三双手紧紧地握住了。

干爹和干娘的脸上都有了泪。

瞎子坐下来静静地展开二弦，一曲乐儿悠悠地漾起来，时光慢慢地从他的脸前滑过去。

瞎子依然走在路上，手里的棍子就是脚下的路。瞎子走着走着就禁不住想：我终于找到能和爹在一起的娘了。

瞎子想着，棍子击地，竟然在路上唱起来。

深秋

安 庆

进入八月,秋梅的心就被拽回家乡了。

八月深秋,正是满野飘着玉米馨香的季节。这时候的秋梅有些激动地想着自家田里的玉米,想着玉米穗尖儿飘动的红缨子,仿佛看见母亲的身影,闻着玉米的馨香了。从离开家乡进入这个城市起,秋梅总是会在每年的秋天请假回一次家,秋梅回家是去吃母亲煮的玉米棒,那是真正地享受大自然沐浴的玉米,不是现在城里一年四季都有的大棚里的那种。只有家乡的玉米才会包含那种土地的暗香,吃起来才会有那种含着甜香的双重味道。

一到秋天,秋梅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就想回家,回家吃母亲煮的玉米。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偏爱吃煮玉米,也许是因为自己生在秋天;母亲说生她前吃了两穗玉